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
第十六回 姜殿撰恩榮欣得偶 趙堂官落簿恥為奴

話說寶玉聽見曹雪芹過來，連忙出去相見，彼此坐下敘談。知姜景星因和上詩，蒙恩賞了許多珍物。而且召見之後聖情十分寵眷，就從修撰上超升了翰林院侍讀學士之職，甚為恩榮。因將屆吉期，托曹雪芹過來商議。適逢賈政、賈璉外出，故托寶玉轉致。寶玉這些上頭一毫不懂，只說道：「這也容易得很，只等二家兄回來姪兒告訴過了，自然就來謝步。諸可面商，無論至親至好，彼此不必拘文。況且兩宅接連，諸事便當，就煩致意妹丈，也告訴薛二表兄。」曹雪芹道：「弟昨日原到薛二哥處，打算約了回來，也沒遇著。今日令妹丈也去會過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很妥。」正在說著，賈璉也就回來。賈璉已知姜景星超升之喜，就先說道：「姜妹夫高才，不次升擢，聖恩如天，連咱們這兩府裡也光輝的多了。」

曹雪芹就將來意再說一遍。賈璉就道：「這個咱們這裡已端整的了。」

又指著寶玉道：「也虧了我們二弟婦林表妹，裡外的事調處到二十分，想來也有多少情理在裡頭。一則現在是自己的姑嫂，二則是嫂子的姨兒，三則是她令兄林表兄的義弟婦。還有兩件……」

雪芹問哪兩件，賈璉笑道：「老先生還要知道哪兩件？一則是老先生為大媒，二則大媒的老先生又和我們這個寶兄弟至好。舍弟婦舍表妹敢不巴巴急急的？」

惹得曹雪芹、寶玉一齊笑起來。寶玉就說道：「二哥你不要取笑，咱們也沒有交句話兒。」

雪芹道：「不要哄人。」

賈璉道：「話也沒有交一句兒，我只知道男妝女扮的串戲，兩個人又鬥個把蟋蟀兒。」

雪芹就笑嘻嘻拉住了寶玉問他道：「世兄你扮了什麼女，還要知道世嫂扮的什麼男。」

寶玉賴說：「實在沒有。」

雪芹笑道：「罷了，你只將世嫂扮的告訴我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實在內人呢沒有扮什麼，無不過姊妹們玩，將姪兒扮去哄她的。」

寶玉也得意的很，就一直說將出來，惹得曹雪芹、賈璉大笑起來。寶玉道：「二哥還說咱們講話呢，直到而今終說得一句『蟋蟀在箱』便了。」

曹雪芹又問他緣故，寶玉也說了。曹雪芹、賈璉又復放聲大笑。賈璉就將寶玉的臉抹一抹道：「你還不臊著，虧你還告訴人。」

曹雪芹道：「世兄我還猜著一件，你這個蟋蟀一定輸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怎麼知道？」

雪芹道：「你要同著世嫂鬥怎麼能夠不輸！」

賈璉道：「寶兄弟，老先生拿話打趣著你，我看你著實地臊。」

雪芹道：「你說印臊，我料他樂呢。」三個就笑了好一會方散。且說黛玉自從經手帳房，治得內外井井，上下欽服。又有寶釵的月子裡事情，喜鳳出閣的事情碰在一處；又是喜鸞的才情趕不上黛玉，十有八九王元、蔡良要上來回話。這兩家事務也實在的煩。黛玉故意從容閒暇，要自己賣弄才情，只一早晨辦榮府的事務，晚間回到瀟湘館內方辦林家的事務。王元、蔡良早就伺候在園子裡，差不多說到一更時分，到了王元、蔡良去後，黛玉開了房門，自有素芳、香雪、碧漪、青荷四人伏事，也並不去使喚紫鵲、晴雯。寶玉一發不便去開她。這紫鵲也古怪，看見黛玉事煩，也在旁邊幫著筆墨寫算，到事情完了也就帶了綺霞關門。真個主僕兩人一般無二。只把晴雯一個人十分為難，要將寶玉推出去，外面自王夫人、李紈、寶釵以下都叫她且陪了寶玉，照顧他早晚的饑飽溫涼；裡面這黛玉、紫鵲二人又像生成是晴雯一個人該陪伴寶玉，她們兩個竟像天長地久只好真個擔虛名兒似的。也時常去勸勸，只被她兩個著實地取笑。紫鵲取笑她還好回敬兩句，偏是黛玉這個人名分兒又尊，嘴頭兒又尖利，說笑一句半句著實的難當。晴雯說：「二爺的東西東拋西擲。」

黛玉就笑說：「拋掉了也沒有什麼奇，只不要撕掉了。」

晴雯說：「二爺寒暄不知道便卸了衣，不怕著了冷。」

黛玉就笑說：「倒不要大冷天穿著短衣裳嚇人，惹得人家疼。」

晴雯說：「二爺這樣鬧連衣裳都鬧破了。」

黛玉便說道：「怕什麼，連雀金裘破了還有人會織補呢。」

晴雯道：「天氣漸漸涼起來，二爺也該添件把襪子。」

黛玉又笑說：「怕沒有紅綾襪？單只要配全了襪襪兒。」真個也說不盡的尖酸話兒。紫鵲又跟著笑，惹得晴雯面上只是個白一回紅一回的。寶玉自從聽見了「蟋蟀在箱」一句，心裡樂得很：「林妹妹已經同我說一句趣話兒，我正該從此進一步。」又想起黛玉的性情夸怪，總要拉住了紫鵲商量。這日正遇著黛玉上頭去了，紫鵲、晴雯都在那裡。寶玉便同晴雯走到紫鵲房裡，先把紫鵲的丫頭菊香叫出去了，寶玉就關上門，掇一個椅子兒靠著門自己坐下。紫鵲不知寶玉存著什麼意思，就發起急來道：「你們兩個不知商議什麼主意，青天白日要做什麼？你們要拉拉扯扯我就喊起來。況且太太那邊有事情，姑娘也在那裡等著我，快些開了門讓我過去。」

晴雯只笑得了不得，便道：「二爺，斷斷不要開，咱們這會子盡著地玩她。二爺你不用怕她喊，你愛怎麼樣便怎麼樣。你也不用聽她哄，太太那邊並沒有使著她，姑娘也不等她去，通是個謊話兒。我替你守住門，你盡著去。」

紫鵲急起來就道：「你們真個鬧，我就尋了死。」

寶玉就可憐兒她說道：「紫鵲姐姐，好姐姐，你當我什麼人兒？你這麼個人兒我肯鬧你？晴雯姐姐看你急得這麼樣，她就拿話兒來嚇你，你不要信她，我不過來同你商議怎麼叫姑娘同我說尖話兒。」

紫鵲好氣又好笑地便道：「好個孩子氣兒，真個這樣為什麼關上門，你快些開了門，給丫頭看見咱們青天白日在這裡做什麼，傳到上頭去也難聽得很。」

寶玉道：「怕開了門你就不肯應承了。」紫鵲笑道：「實在是個傻孩子，叫姑娘同你講句話兒也容易，怎麼要關上門？你不開了門我斷不依。」寶玉真個的開了，紫鵲便走出去。寶玉、晴雯跟上來拉住道：「不要走。」

紫鵲道：「走什麼？」三個人就坐下了，紫鵲道：「好好，你們兩個通做一路兒。」就拿起指頭來算算道：「原說是百夜恩，你們不知幾千恩了。」

晴雯就啐了幾啐。寶玉就央求紫鵲道：「好姐姐，不干她事，是我拉她來的，你怎麼叫姑娘同我說尖話兒。」

紫鵲笑道：「這也奇了，嘴是姑娘的嘴，她肯說就說，她不肯就不肯，我怎麼樣勸得她。」寶玉再三央求，紫鵲道：「二爺，你不要性急了，你不知道罷了，我何嘗不勸過她，就是姑娘呢，也不比在前了。前日太太向姑娘說：『寶玉近來頑不頑？』姑娘就說：『倒覺得安靜些。』昨日老爺問姑娘說：『寶玉看書呢，也還無心，倒不要叫他丟完了。你也警戒他！』姑娘也答應了。姑娘回到房裡來又說：『二爺的性兒愛吃生冷，怕他停了，你們也當心，我也不同他說話兒，怕他上頭上面的。』又說道：『晴雯的

心孔兒也想得到，有什麼照應他不過來，上頭還巴巴的問著我。」寶二爺你想想，而今姑娘沒有你在心上麼？還說道：『寶姑娘房裡你們也常叫他過去，陪陪姨太太，不要那邊怪著了。』晴雯你們想想，她有什麼想不到？你要替她講話，正正經經、斯斯文文地講句話談句心，有什麼不依的？你若像剛才關門的形狀……」

紫鵝就頓住了，冷笑一聲道：「只怕不但不講，還要鬧到搬家呢，我難道不為著你們的？」寶玉、晴雯就慰謝了。寶玉仍舊托她婉勸不提。

且說姜景星到了吉期，照依寶玉一樣熱鬧，將喜鳳娶了過去。這姜景星少年殿撰，又是聖眷隆重，新近超遷。從中堂起至各衙門賀喜請酒的也不計其數，還有同年同館的這班好朋友送詩送畫分外密切，送席復席通共鬧有十餘天。從此，景星、喜鳳女貌郎才十分相得，又是林良玉卸了責成，完了心願，喜鸞又得姊妹同居，真個的樂事賞心，花團錦簇。外面的人倒也不替姜景星稱羨，倒羨慕賈政起來，說政老爺門楣到底高，一科兩個鼎甲都做了東床。又有人說道：「這算什麼，他的大姑娘就是一位娘娘，一個鳳胎里長不出燕雀來，況且皇親國戚，連這兩位鼎甲公也上去得快。多著這不是我攀他，也是他求我，你看北京城裡富貴人家的姑娘也很多，他這兩位為什麼不求別人家，就約齊了同求這府裡，你看他到底升得快。只苦著那個榜眼公娶過了，若是沒娶過求得他一個義女兒通好。」

不說這些沒見識的人，且說姜景星將回九之期適逢賈赦得了員外郎，賈政升了京畿道御史，這賀喜的又忙起來。卻只得並了一天，請過酒席，黛玉的帳房一席真個十分的煩。到煩過了，黛玉回來，恰好王元、蔡良的話也不多，容易開發，黛玉便走進房來。只見寶玉正正經經地坐在那裡，紫鵝、晴雯也在旁邊。黛玉便叫香雪、碧漪打了燈到籠翠庵去。寶玉連忙趕過去，遮住了門坐下，就苦苦的說道：「林妹妹，我很知道你是一個冰清玉潔的人兒。就是我這個人兒，你也相信。你想想我們從小兒在一塊，我難道得罪過哪一個姊妹來？偶然間或有一半句兒戲話，其實心裡頭沒存著一絲兒的歪心。這是你知道的。我若不是這麼樣，我就立時立刻化了灰飛了煙，連煙絲兒通被風兒吹滅了。我只恨前生前世不曾修行著投得一個女兒身。我若能前生前世修行的好，今世裡也做了一個女孩兒，我不過比不上林妹妹，我這個心卻也要比上呢。為什麼呢？」

寶玉說到這裡，黛玉就不知不覺地坐下來了。寶玉道：「我也能夠知道林妹妹的喜歡，也很知道你的厭惡，也很知你連根到底牽前搭後說不出的苦兒。」

寶玉說到這句，林黛玉就揉揉眼。寶玉道：「包管我做了一個女孩兒跟了你，不拘算姊妹丫頭兒，總能夠知你的心著你的意，你也不至於半點兒生分了我。怎麼我就偏不能做一個女孩兒？叫你在這點子上嫌棄了我。我從小同著你一塊兒的時候，你也時時刻刻地惱我，我總也辯得明，我那一樁兒不記著。你為什麼惱我呢？你的心裡頭無不過是一句話兒，無不過說：『我林黛玉一個人連寶玉通不能知心了，還不委屈死呢！』你可是這個意兒？」

黛玉就忍不住掉下淚了，寶玉便道：「你若不是這個意思，你為什麼不惱別人，單單地容易惱著我？但只是我自出娘胎同你見面來，沒有一件事不向你辯明，單單是娶寶姐姐一節，我同你生離死別……。」

說到此，寶玉就哭起來，黛玉也盡著淌淚。寶玉道：「提起這一節實在委屈死人呢。一家子，從老太太起個個說娶的是你，臨進房時還只見雪雁攬著了你。到得見了寶姐姐我就駭死了，我不打量寶姐姐害著臊，我也顧不得她，我就叫出來：『林妹妹，林妹妹你往哪裡去了？寶姐姐你怎麼霸佔住了！』誰也沒人理我。罷了，罷了！往後的事情我也不忍說，只怕紫鵝也多說過了。我從前說過做和尚。林妹妹，好妹妹，我只不曾負了這句話呢。」

當下黛玉、寶玉、紫鵝、晴雯四個人一齊傷心起來。寶玉道：「我好不容易我們兩個人重新見了面，又是千難萬難地聚在一塊兒，又是千哀萬求得這一個時辰兒剖一剖。好妹妹，你不想而今，想從前，你怎麼狠心到這樣地步，連一個字兒不回呢？」

黛玉一面盡著掉淚，一面也說道：「晴雯妹妹你同他去歇吧，我也被他鬧煩了。」

寶玉就站起來恨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我枉的為一人一世！林妹妹始終恨著我，說不明白了，我還要活什麼，我就將這個刺出我的心來。」寶玉說著就要搶旁邊小桌上的剪子，慌得紫鵝連忙拿去了，說道：「這又何苦呢，倒是鬧姑娘了？」

黛玉就跌著腳說道：「你已經拖了我下這個苦海，你而今到底還是要取我的命呢，還怎麼樣呢？」

寶玉也知道自己錯了，紫鵝、晴雯也勸他出去。寶玉道：「我好不容易得這個時辰在這個地方，走是不肯走呢，還有話沒說完呢。」

紫鵝就哭道：「原來二爺的話還多。」

黛玉道：「你就說，索性說完了好走。」

寶玉又掉下淚來道：「你們看林妹妹還是這個聲氣兒，並沒有半點子憐念兒。」寶玉說到這裡，黛玉也就心裡頭軟將下來，說不出傷他的話來了。寶玉道：「你們大家叫我傻就傻，嫌我煩就煩，我也不說別的，我只要單單地說合林妹妹的心事來。你從前只恨著無家無室舉目無親的，又恨鳳嫂、襲人兒這班鬧鬼的。是了，一點不錯的。無不過今日看起來氣也吐盡了，現世也報盡了，還有巧姐兒、襲人兒現在你手裡。不知道的便說你要報復，只我一個人知道你另有一番作為，叫地下、地上的人魂死都罷了。你還有什麼氣兒不伸出來？無不過你便各種各樣的趁心滿意，單把我的心壓住了，沉在九幽地底下，不能夠照著你心裡一線光便了。」

黛玉不得已，說一句道：「罷了，算我知道你不負心便了。你的話也完了，好好地替我歇吧。」黛玉只覺得說話兒太重了些，面上就紅起來。寶玉聽見了這句話就喜得了不得。又想，她有「好好替我」四個字就有無數的轉念兒。便道：「林妹妹肯說這個，我而今死也瞑目。」

黛玉道：「誰又說死說活的，不要招起我賭咒來。」寶玉連忙住了口，只笑道：「妹妹，好妹妹，我既然說明了，你叫我走就走，也不敢停一停。只是往後的日子遇著你空閒了，咱們常常久久這樣談談，你終是不惱我。」

黛玉道：「什麼時候了，說走不走的，定要畫個死字在你手裡？」

紫鵝、晴雯也推著寶玉去了。這邊黛玉歇下，不住地想了一夜，著實地傷恨，也就前前後後感激著寶玉不提。且說寶玉，自從與黛玉面談，彼此說明之後，心下十分暢然。回到晴雯房中又與晴雯將他兩人的事，彼此也敘了一遍，足足有四更時分。一覺醒著，直到太陽老高才起來。走到上房，除了賈政、賈璉，一家子都聚在那裡。寶玉見黛玉分外覺得親熱些。黛玉也不大避他了。王夫人看見他兩人的光景，覺得和好些，想著叫他們說尖話，就向黛玉道：「晴雯這孩子呢，心裡原也細密，寶玉身上他原也會照料得過來。只是寶玉這孩子性兒瞞不過你的，他倒也肯聽晴雯的話兒，也要大姑娘你早早晚晚看顧著他，也替我教訓他。他若有什麼不依的，你就告訴我。你可知道他他不依晴雯，晴雯也礙著他，也礙著你，通不敢上來告訴我。你往後總不要替他瞞著什麼，這便是大姑娘你替我的心。你知道他這個孩子性兒，連饑飽寒暖通不知道。論起年紀來他大似你，論起世務上他一輩子學不上。」

黛玉只得說道：「真個的饑飽寒暖通不知道。」

李紈笑道：「林妹妹你招架定了，往後寶兄弟有什麼不依，總問林丫頭便了。」

黛玉道：「大嫂子也來取笑。」

玉夫人、寶玉心裡就很樂起來。正說著只見賈璉從外面笑嘻嘻地走進來，一面笑一面說道：「林表妹的耳朵也長，打點也快，真個地笑死人，爽快也爽快得很，怎麼辦的事辦到這樣妙。笑話，笑話！」惹得眾人連忙問他為的什麼來。原來錦衣衛堂官趙全犯了大不是，拿交刑部問明治罪，給發功臣之家為奴。黛玉聽見了這個信兒，想起紫鵝告訴她查抄之時趙堂官怎樣刻薄，虧得西平王到，宣了恩旨，趙全方始回去。及至審案之日，遇事搜根剔骨，百般的磨折，又是焦大被他們捆了猴急拚命等事。黛玉就著人打點，將這趙全給發到賈府為奴，正是今日發到。黛玉就批與焦大服事。兩府裡的人個個稱快，都奔著到焦大那裡說：「恭喜大老

爺，收了一個上好的三爺。」

焦大這個人原是撒野得了不得的，今日見黛玉如此開發出來，正合了他的意。就將草繩一條縛了他的腰，袖著一根馬鞭子，拉了他走進榮國府來。府裡人連忙告知賈璉。賈璉問知所以發到府裡乃批與焦大的緣故，一面笑一面說，進來要太太們到屏風背後聽聽去，大家開個心兒。當下賈璉告訴眾人，眾人大笑。李紈就帶了笑指了黛玉道：「好個捉掏鬼兒，卻也辦得爽快。」

王夫人就同眾人走出去。只見焦大真個的把這個趙堂官牽進來，口裡大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個不成材料的雜種，豬狗似的王八羔子，你就認得我焦大太爺也遲了。你瞧你自己，瞧你算什麼！你算做了錦衣衛的堂官，要趁著查抄的名兒擄掠我府裡的東西，狗頭狗腦狐假虎威的。告訴你這狗攘的，你知道朝廷的恩典大，咱們府裡的福分兒也大，查抄去的全數兒賞還了。你可曾嘗得著一點子什麼東西？你貪贓犯法，做了咱們府裡奴才的奴才，現世現報，逃到哪裡去？狗攘的王八蛋，先吃我幾鞭子！」

焦大就呼呼地抽了幾鞭子。這趙全終是做過堂官的，由他打，總不言語。焦大又罵道：「王八蛋，睜開了龜眼珠瞧瞧你焦大太爺。大太爺跟著老太爺出兵擄過多少人，倒叫你擄我！你瞧著，而今到底誰擄誰？你坐在堂上的架兒哪裡去了？你的大班兒哪裡去了，大太爺瞧你這個東西算什麼，你這個王八羔子！」

焦大又架了鞭子抽。黛玉打量得賈政要下朝了，曉得賈政忠厚，若看見了必有一番更動，連忙叫賈璉說：「快快的帶他回那府裡去，敢則老爺要回來，萬一老爺瞧見了，必有更動的。」賈璉連忙同林之孝去勸焦大，焦大哪裡肯依。只見周瑞飛跑進來說：「老爺回來！」賈璉、林之孝著急地勸，焦大哪裡聽得，益發抽得狠起來。趙堂官只得叫焦大太爺。未知賈政進來碰見了，如何開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